文體明辯 四十二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別 函 五架 二七三號 八二冊

漢書門 六一二二類 一四九號 一二函 架 七八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六一二二號 七八冊 九架 三六二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45)
函號 362 30

78
8

書籍館印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淺草文庫

說

按字書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愼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絶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横抑揚以詳贍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今取名家數篇以備一體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爲一類

不復附於此云

性說

宋王安石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為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為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

人於此未始為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為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為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

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
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
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
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
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
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
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
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
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
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師說

唐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
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
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
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
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
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
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
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
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
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一有非字）
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
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
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
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
若也道相似也（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一作矣）則近
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君子不齒（一作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一無其字）可怪

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音談）子萇（音長）弘師襄老
聃（句絕）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是（一無是字）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
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
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
時（一有請字）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以上理學

雜說三首　唐韓愈

龍（一有噓字）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
（一有而字）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

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
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
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
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
雲從之矣　宋謝枋得曰此篇以龍喩聖君雲喩賢
臣謂聖君以爵祿與賢臣然後賢臣有
以成事業賢臣之賢固不及聖君之聖也然聖君
任賢臣乃能竅通神明而成天下之治則賢臣之
才亦奇矣夫賢臣必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爲
賢若聖君之聖則非人臣所能使之爲聖也然聖
君不得賢臣亦無以顯其聖信不可失其所憑依
矣然聖君之所憑依者賢臣賢臣所爲之事業即
聖君之所自爲也故引易文言而釋之以爲既有
聖君在上則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愚按此說不過
百餘字而意凡五轉使人讀之不
知其簡短若是非韓公不能作也

世有伯樂孫陽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
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隷人之手一無之字駢
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
或盡粟一石一有今之二字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
疑脫一石二字是馬也一無也字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
足才美不外見且一無且字一作而欲與常馬等且字恐當在此
不可得安能求其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
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
下無一有良字馬嗚呼其真無一有良字馬邪其真不知一作
識馬也一作邪○宋謝枋得曰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

得任之以重權其才斯
可以展布。○以上君臣
善醫一有者字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
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一無之
字理亂一作亂否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
紀綱一作綱紀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
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
衰也諸侯作一作僭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
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
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一作帝而天下傾者紀綱
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
海矣一作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
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矣一無矣字扶一作持
與之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捕蛇者說　唐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一有而字白章觸草木盡死以
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
攣踠音宛曲脚瘻音漏頸腫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
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
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
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

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踣音匐僵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乎一作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以上政治

祀朝日說　唐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音潮）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朝（音潮）日而已今而曰祀朝（音潮）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音潮）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如字）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如字）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音潮）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音潮）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音潮）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音潮）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如字）不廢朝（音潮）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音潮）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如字）朝（音潮）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一無其類二字）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䄍（音作祭名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說　唐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䄍進有司以問䄍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

戸部戸部之詞曰旱于其水于其蟲蝗于其癘疫
于其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
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若是古矣繼而
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
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驚貌冥冥焉不可執取
者夫聖人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
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
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
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君子之言則旱乎水乎
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

于人者何也子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
疫乎豈人之爲邪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
罷弱乎非神之爲邪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
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
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
曰然則致雨反風金縢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東漢劉昆爲弘農守崤黽多虎災昆爲正三年虎皆
負子渡河宋均爲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陷穽後傳虎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水
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
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

年七十卑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又是則誕漫之説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以上祭義）

髑髏（音獨 音婁）説

魏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虚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鋭斃三軍乎將嬰兹固（通錮）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避漢明帝諱改莊爲嚴）陂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怳若有

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托髑髏説）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閔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説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寂寞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

然歎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
形苦我以生今也幸憂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
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予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
嚮絕（絕一作嚮）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
塵嚢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
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
死生之必均（結歸之於正最是有見○按莊子至樂篇云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莊周之立論如此要歸於齊死生而此篇推演其說要亦無足取者然其辭秀麗超越末復歸之於正而不弱於荒唐之言則植之見識有大過人者矣且自漢魏以來作說者必獨植集中有說二首而藉由之辭復不逮是故今獨取此篇使學者知唐以前之說其體有如此云○古死生）

原

按字書云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自唐韓
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溯原於
本始致用於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

御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無甚異也其題或曰原其或曰某原亦無他義今取數首列于篇

原性（性一作原性）

唐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一無曰字）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之（一作）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

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

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楊食我字伯石食采于楊故號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滅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一無大字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毋也毋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一有人字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一無其字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一作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一無也字者奚言而不異宋朱熹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又曰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

惡者由其稟氣之
不同爲未善耳

原道

唐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
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
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
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
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
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
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
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
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
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唯
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
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
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
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
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
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
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

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
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勧爲之刑以
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
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
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一作掊]
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
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
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一作絲麻
篇內並同]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爲君臣不（一有能字）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一無而致之民四字一有失其所以爲臣七字）則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一有殊字）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一有雖字）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一作之）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一作而）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一有夷而二字）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

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一作書）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一作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一無而字）其（一無其字）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一無也字）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以上理學）

原教

宋王安石

善教者不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
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
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
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
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
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
何頼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
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
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
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
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
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疏者時
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人有服教而附于刑
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
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
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
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
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
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

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法原

宋李清臣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昔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紿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爲之法。使天下强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爲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擧事而不敢忘法。賞

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辨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絶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藏奸、使吏民愛若主、

嬖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為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為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今夫人匠之起宮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

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
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
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法者朱久
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
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
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
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戸之中傳
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
提纏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
幄進退萬夫若羊豕然童子據奧室牽湖海之珍

怪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塗焉獲戾目而不敢動
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弱者
以攣縮強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
恃而生也闇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
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
我之所自出也何有於法哉雖乎所愛則無勞而
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
名分不立百戰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
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詭者舞其私意
以動法倖諛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健

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
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臧獲者超履穿穴而主人
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
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之迹
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
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利物之道歟
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
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
異者吏不能擧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
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

也議法之臣必若皐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
晁錯且尚弗克況庸人乎臣竊觀今之世朝廷或
弛祖宗之法羣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胸臆
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爲牧伯者或擊斷
於法外以爲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
亡故作法原

勢原　　宋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
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
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

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
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
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
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
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軌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
激也如衡以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
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
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唯萬物為然今夫一人
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
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

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
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
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
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
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
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
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
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
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
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

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閟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主之位傳先主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網目軌度先主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遷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莫蹙路馬之芻觸圍兎之之毛也歛頓關紐嬉弄樞機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滿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百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

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
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之不能墮壞也朽壞生乎
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
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
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之深綴民
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
嘗無罅缺敗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
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決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
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緩之緩則持之塞則
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

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
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徑則居故勢爲我使而
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横肆奔悍於外不
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
如戸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
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氷之注於卑濕也
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
人之秉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謹也人主之勢
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
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以上政治

原毀 毀原一作

唐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一作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一作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能善是是亦足矣一有是字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一無則不然三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

人内以欺於心。味ゝ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一作）（於）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一作）（已）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一作如是。一無之字）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一無有字）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説（下同。悅通）於言，懦者必説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一作矣）。將有作（一作仕）於上者，得吾説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一作化）歟（一作也）。

右毀譽

議

按劉勰云：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也。周

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此之謂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蓋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群臣而廷議之交口往復務盡其情若罷鹽鐵擊匈奴之類是已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有所見又復私議於家或商今或訂古由是議寖盛焉然其大要在於據經析理審時度勢又以辯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乃爲深達議體者爾是編以文章爲主故面議之詞不錄而僅錄操筆爲議者分爲奏議私議二體以垂式焉若夫遡流而窮源則學者自當求諸史書而熟玩之也此外又有謚議則別爲一類云

奏議

貓鼠議　　唐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其宣進止以籠盛貓鼠示百寮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

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音均麞也）兎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貓受人養育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絶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儆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右災異）

毀廟議　　漢劉歆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元帝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異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欽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於是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上此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

於太原。又曰、嘽嘽（他丹反、衆也）推推（他回反、盛也）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故稱中興。（以上言宣王之功）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同線）。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以上言桓公之功）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以上言漢世夷狄之患）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以上但借文帝和親無益、以形武帝之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同隔）婼（而遮反、羌名）

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開地遠廣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模同）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以上叙武帝之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此上舉國家舊典此下舉先王禮制）禮記王制

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二句言天子諸侯所以七廟五廟之故）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以上言廟）七者其王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

主（引周公之言誤殷有三宗）以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此言制宗之意繇此以上言宗）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武帝至哀帝僅五世）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總承上意）禮記祀典曰夫聖主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以上生一意）又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此舉當時二說而辨之）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翦同）勿伐召伯所茇（茇舍）思其人猶愛其樹

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此辨後說之非言迭毀之禮下可引以為宗例）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此言前說雖難妄辨然既有舊典自當從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帝覽其議而從之○漢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禘祫（音洽）議

唐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時德宗貞元十八年）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

日内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
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一作
有）擬（一作疑）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
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德宗改元年號）之初迄至今
歲（凡二十三年）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一作之）主宜永藏之
夾室（見貞元七八年裴郁李榮等議）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
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
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
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
獻懿廟主宜毀之（疑當作而一無之字有宜字）瘞之（見李榮等議）臣
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封土
為壇除地為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世不毀祫
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
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
廟（玄宗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為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
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
宜各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㮣議）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
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

唯人驟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
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
考功員外郎陳京 同官縣尉仲子陵議 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
景皇帝雖爲有太祖其於（作於其）屬乃獻懿之子無
字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
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 吏部
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 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
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
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
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

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 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廢祭 又不當禘於別廟是無所也
則於義（作經 作禮）不通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
爲殷祖玄王契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
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
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自（作紀）一時之宜
非傳於（於字無）後代之法也傳（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
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
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

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疑待矣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宋朱熹曰按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則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蓋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以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以上廟祀

改鑄大錢議　漢劉陶

漢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周武王之旅也）有鳧藻（鳧得水藻言喜悅也）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當作貨）是

以先主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正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讀曰糜）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飮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

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

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感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
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嘆
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歟是以追悟匹婦吟
嗟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偟不能監
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
並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歛求飽吞肌及骨並
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
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
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
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然作）

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䖏對
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　右錢法

受伊邪莫演降議　漢谷永

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云

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此言
昔時所以受降之制有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
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
聘貢之質也誠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
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以上

言今不當受降之意假令單于初立此以下設二策以揣度匈奴之意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此一策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謂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又一策此誠邊竟讀曰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時求以杜欽議同議奏天子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愚按如此則此舉出於單于之謀信矣谷之議可謂算無遺策者歟

鮮卑議參用本集漢書本

漢蔡邕

靈帝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犯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建議出師時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會議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
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
丞相車（秋）千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
事誅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即武帝）神武將帥良猛
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
劣昔時乎其不可一也自匈奴遁逃鮮卑强盛據
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
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
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
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
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
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
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同陲）之患手足之蚧（同疥）
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布昭反）疽（疽也）其不可二也方
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弃慢書之詬（恥也）方之於今何
者爲甚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
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
可矣豈與蟲螘（同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
可殄盡而方今（今當作令）本朝爲之旰（晩也）食乎其不可

四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其不可五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也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豈愚戇議不足采臣昱頓首頓首

帝不從師竟無功。○以上東漢

復讎議并狀　唐韓愈

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悦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彝

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於是愈獻議。

右伏奉（觀一作）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一有天字）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見於禮記（檀弓篇），又見周官（調人），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一有有字）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一無而字）乖先王之

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一無者字），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將字一無）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

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敢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一作由下三字今按當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或是上字)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宋朱熹曰按新史自大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深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国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駁復讎議

唐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一作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作不得並也)誅

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
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
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
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
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
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
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
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
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
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

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
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
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
奉公之吏是悖驁而淩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
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
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
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
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
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
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

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以上刑法）

私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

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名恭）石（名顯）得以殺望之（姓蕭一作設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防其末流○宋謝枋得曰此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也）

公族議　宋曾鞏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絶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

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
豐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
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
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
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
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自其推而上之報
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
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

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常
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單當作殫）者所以
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常者
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
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
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
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
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
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

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博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爾其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匹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之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也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救災議

宋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脩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

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戸計之戸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戸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戸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戸計之中戸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戸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

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爲
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
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胥賄措置一差皆足致
弊又羣而處之氣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
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
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
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垣壞屋
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
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
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

氣已半於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
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
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
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
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
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
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
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
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
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嘯而動則

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

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眾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

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
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
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
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
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
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
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脱於流離死亡之禍則戴
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
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悦主上
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

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悦於上天意悦於
上然後王幹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
疆内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
於無形之内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
未見也不蚤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
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
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
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
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

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下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三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三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昌平坂學問所

鼇字加朱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